

不动脑筋的故事

文/张天翼

有一天开故事晚会，赵家林讲了一个怪没意思的故事。是这样开头的：“有那么一个人，上课不用心听讲。做起功课来，自己懒得动脑筋，净想依赖别人……”

孩子们哄地笑起来。

“可不兴讽刺人！”有一个圆头圆脑的胖孩子大声说，满脸通红，“你说的是谁？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赵家林愣了一会儿，才答上来：“他姓赵，叫做——赵大化。行了吧？”

有几个孩子又笑着叽里咕噜了一阵。那个胖孩子可还红着脸，噘着个嘴。

赵家林等大家渐渐地静了下来，就又往下说。他说那个赵大化别的方面都还不坏：也肯替人服务，也有他的理想——想要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。可就是有这么个毛病：最怕伤脑筋。同学们帮助他做算术，跟他讲解了老半天，他只瞪着眼睛瞧着你。同学们问：“懂了吧？这道题你自己想想看。”

自己想——那还行？又得伤脑筋！

作起文来，同学们都快要交卷了，赵大化可还在舔笔头，对着题目发愣：“‘我的家庭’——这个题目怎么做呀？‘我的家庭’……”

老师提醒他：“这应当每个人都会做。你家里有什么人？怎么样生活？过去的生活怎样，现在又怎样？这些你想想。”

瞧，又是叫人“想一想”！真是！

赵大化老是怪别人对他帮助不够。他说要帮助，就是什么事都得替他着想好，做好。他自己可从来不动脑筋。这么着，越不动脑筋，脑筋就越不听使唤了，像生了锈开不动的机器一样。

这么着，赵大化就越来越迷糊了，迷糊到每天上学都要别人提醒他。

“什么！就那么迷糊！”那个圆头圆脑的胖孩子又插嘴，“他几岁了？”

“他几岁？——连他自己也闹不清，”赵家林回答，“得问他妹妹。”

真的，赵大化记不得自己的年龄。妈妈说是跟他说过，说他到了9月1号就满十四岁，——可是这太复杂了，他不能伤这个脑筋。他叫妹妹：“妹妹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你给我记住吧。”

“不动脑筋”——成了赵大化的外号。

有一个星期六晚上，妹妹在家里和她几个同学做化学游戏。什么游戏？——当然是伤脑筋的玩意儿，赵大化连听都不爱听。可是忽然——趁他不提防的时候——有半句话没头没尾地飘到了他耳朵里：“只要半公分就够了……得称一称……”

“得称一称？”赵大化就决心要替人服务一下，跑了出去，“我去拿！”

好一会儿他才回来。听见他脚步踏得很重，走得挺吃力似的。进门直喘气，满脑袋的汗。大家吃了一惊。一看，赵大化扛来了一杆秤煤的大秤。

妹妹嚷了起来——妹妹就有这么个缺点：净爱嚷——“瞧你！你也不想这杆秤是干什么用的！”

“我才不伤这个脑筋呢，”赵大化嘟囔着，“反正我将来不当化学家。我将来——我搞渔业，噢，我就爱钓鱼。明天上午我就去钓。呃，妹妹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你给我记住点儿。”说了就打个呵欠，没精打采地去睡觉。他先铺好被窝，慢慢地脱衣服，又叨咕了几句，这才爬上床。

刚一躺下——“哎哟，疼！”

“什么，什么？哪儿疼？”大家着了慌。

“脊背疼。哎哟，可疼得厉害呢！”

他胳膊一撑，坐了起来。觉得好了些。可是一躺下，就又发作，疼得他赶紧翻过身来趴着睡。一趴，又叫：“哎哟，肚子疼！”他连忙翻转身，左侧面躺着：这回可是腰部左边疼起来了。翻到右侧面躺着试试看呢？哎哟，不行，右腰疼？仰天——又还是脊背疼！

“快请医生！快请医生！”赵大化一面气急败坏地叫，一面爬下床来。他疼得不敢再躺下了，“这是一个奇症！”

医生来了，仔细问了问情形。现在可哪里也不疼了。检查了体温和脉搏，听了心脏和肺，也看不出有什么毛病。医生说：“没有什么，好好儿睡去吧。”

去睡，可又是——仰着脊背疼，趴着肚子疼，侧着腰疼。一起来，就好了。

“这简直是童话里发生的事，”医生摇头，“你床上有点儿什么蹊跷吧，哎？”

这——赵大化可没研究过，他就怕伤这个脑筋。

可是妹妹马上跑去检查他的床铺。她把被窝一掀，就发现有一个乌黑的黑东西——大概有篮球球胆那么大——安然自在地盘踞在褥子上。

大家都吓了一跳：“哟！这是什么？”

一看，是一个秤砣。

赵大化安安静静睡了一夜。早上醒来，也不知道是几点钟了，只听见妹妹和同院的孩子在那里做广播操。赵大化就发了愣。“那么我呢？我该做些什么呢？妹妹，妹妹！”他叫，“妹妹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你告诉我：我今天有什么计划没有？”

“你不是说要去钓鱼吗？”

对，对！赵大化一翻身就爬起来，把衣服往身上一披，就赶紧穿上了长裤，下床来。他刚想要走去洗脸，忽然叭的摔了一跤。他的两只脚似乎不是他自己的了。好容易才爬起来，刚一迈步——脚还没迈开呢，又叫嗒！一跤。

“哎呀可不好了！你们快来！”他一面用手扶着床沿撑起身来，一面叫，“我净摔跤！”他坐下喘了一会儿气。现在倒也不觉着怎么样。他试着站起来。也没有什么。可是脚不能动，——只要稍微动一动，整个身子就像旋得没了劲儿的陀螺似的，那么晃几晃，就又往地下一趴。“快请医生！这回可真是奇症！简直不让我迈腿！”

妈妈赶紧从隔壁屋里说着走了过来：“看看腿。怎么回事？”

看腿，赵大化可伤心透了。他这才发现：他少了一条腿！

“啊呀没了！”赵大化哭了起来，“右腿没了！”

“怎么右腿没了？”妹妹也着了急。

“这个问题我可没想过，谁知道它跑哪儿去了？妹妹，你是个好孩子，还是你给我想一想吧。”

妹妹把他的腿一检查，就嚷：

“瞧你！你裤子是怎么穿的呀？”

原来赵大化的两条腿——左腿也好，右腿也好。全都给塞在一条裤腿儿里了，连右腿也躲在左裤腿儿里了。

半小时以后，赵大化去钓鱼。带着一根钓竿和一只桶，高高兴兴走到了一个池子边。他把钓竿往地下一搁，先提着桶下去打水——预备盛鱼。他满满地舀了一桶水，提上岸来往地面上一放，那么一弯腰，就惊异得不得了，忍不住叫了起来：“噢，一根钓竿！”仔细看了看：这一根钓竿还挺不错的呢。“是谁丢下的？”赵大化四面瞧瞧，“谁的？谁的？”没人答应。赵大化把钓竿举起来扬了几下，又大声问了几声。还是没有人答应。他可有点不满意了：“是谁那么粗心大意，落下东西都不知道！”转过身去再向那一边问问看吧……

他刚转过身去把腿一迈，就绊着那个水桶一栽，连人带桶滚到了地下。他爬起来一瞧，可生气得不得了：“是哪个糊涂蛋！——把一桶水搁在这儿！”瞧！害得他衣服裤子都水淋淋的，还沾上了满身的泥！

“我将来一定去做公共卫生工作，”赵大化一面嘟囔，一面甩着两只空手回家去，“谁也不许把人家身上弄脏，噢。把人家衣服沾上水，那也不行，那可太不卫生……”

他的家在路北。平常从西口拐进胡同，走个这么一百来步，靠左边一扇门，就是他的家——准没错。今天他可是打东口进的胡同。他照旧往前走上一百来步，去敲左边一扇门，敲得很急。“妹妹快开门，快！妹妹！”

这路南的人家住着一位老奶奶，头发全白了。这时她正跟她一个小孙女讲故事呢，听见大门响，“谁呀？”就走去开了门。

赵大化抬头一看，不觉倒退了一步。

“哎呀妹妹！怎么！……”他吃惊得说不出话来，“我出去了才多大一会儿呀，你就长得这么老了？”

他的家正好在斜对面。他妹妹在院子里洗书包，仿佛听到赵大化的嚷声，她赶紧就跑出来，看是怎么回事。她瞧见赵大化正指手画脚地跟那位老奶奶交涉，他硬要进那家屋子里去换衣裳。妹妹忍不住地嚷了起来：“瞧你这迷糊劲儿！连自己的家都认不得了！”

赵大化住了嘴，转过脸来瞧瞧他妹妹，搔了搔头皮：“这是哪家的小姑娘？可真奇怪！我跟我妹妹说话，干你什么事呀？你那么嚷！”

赵家林讲故事就讲到这里为止。那个圆头圆脑的胖孩子提出他的意见来：“越讲越不成话了，真没意思！”

“那有什么办法！”赵家林说，“一个人脑筋动得越少，不成话的事儿就越多。”

“我可不信！”那个胖孩子把头一掉，“人哪能变成那样儿！这不过是个童话。”

他知道大家都在笑着看他。他红着脸，谁也不瞧，低下头去专心削起铅笔来，——其实笔头还是尖尖的。等到散了会，他一把拽住小队队长，轻轻地问：“你说，你说，人真能变成赵大化那样儿吗？”